



# 大会

第七十八届会议

正式纪录

第七十次全体会议  
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弗朗西斯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上午10时开会。

## 议程项目63（续）

### 行使否决权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们开始这次关于行使否决权问题的重要辩论时，请允许我首先提醒大家，尽管联合国各主要机关——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不同的任务，但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这些机关应齐心协力，致力于一个总体目标——使后世免遭战祸。

在这方面，虽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于安全理事会，但根据《联合国宪章》，大会也发挥重要的剩余作用——由于安全理事会在有效履行其职责方面陷入严重僵局，这一作用继续变得更有意义。为此，大会第76/262号决议批准的所谓否决权倡议是全体会员国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突破。它不仅促进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力度，而且还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大会在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方面的协作。

我借此机会感谢由39个会员国组成的跨区域集团要求举行本次全体辩论会——我鼓励在今后的

会议上继续提供这一平台。让我们继续利用这一倡议及其年度辩论会，将其作为宝贵的问责机制，并作为持续审查在制定足以有效应对日益紧迫的和平与安全挑战的解决方案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自去年的年度辩论会（见A/77/PV.68及后续文件）以来，共有八项决议和一项修正案在安全理事会遭到否决。在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危险时刻，在持续和新出现的危机要求我们紧急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任由否决权的无节制使用不仅使安理会本身陷于瘫痪，而且使联合国有效应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能力陷于瘫痪，那将使我们作为大会的职责受损。

让我们思考一下，安理会仍然无法集体处理加沙地带、乌克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马里共和国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危急和平与安全局势。采取果断行动的迫切需要与普遍的无所作为显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无所作为损害了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的工作和信誉。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与联合国持续相关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公众对本机构的信心将会日益减少，每一次否决都会被视为我们集体行动的失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928)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也许, 尽管目前的情况不可接受, 但正是由于安全理事会的瘫痪状态, 我们必须加强安理会改革的势头, 重振安理会履行其职责的能力。因此, 我强烈敦促会员国, 特别是那些同时也是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 抓住这次辩论的机会, 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 并通过进一步让大会参与进来, 寻求有效果的解决办法。此外, 在我们广泛评估否决权倡议的第三个年头, 我也鼓励会员国以有利于产生变革性的、以改革为导向的解决方案的全面视角来对待今天的辩论会。让我们坦率地思考会员国能够而且必须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我邀请它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实现切实变革的决心进行接触。

最后, 我仍然相信, 所有193个会员国拥有实现我们和平与安全共同目标所需的充足集体智慧和创造潜力。让我们利用大会涵盖所有支柱各个方面的广泛任务授权, 深化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所有主要机关之间的合作, 使之更为密切。

为了促进这种合作精神, 正如安理会例行向大会主席提交特别报告一样, 我将继续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和所有会员国提交今天审议情况的摘要, 以供进一步审议。在第76/262号决议通过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 我敦促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并提出进一步加强否决权倡议的创新想法。

**韦纳韦瑟先生** (列支敦士登) (以英语发言): 我代表致力于执行第76/262号决议 (又称“否决权倡议”) 的下列国家集团发言: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爱尔兰、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缅甸、荷兰王国、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东帝汶、土耳其、乌克兰和我国列支敦士登。

主席先生, 首先, 我们感谢你自2022年4月26日协商一致通过否决权倡议以来召开第二次关于行使否决权问题的年度辩论会。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今后每年都将在接近否决权倡议通过周年之际举行该议程项目下的辩论。这些辩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以评估我们倡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和影响, 并规划仍需走的路。

主席先生, 我们感谢秘书长公开支持否决权倡议, 我们也赞赏你大力支持这项倡议, 它是赋予大会作为联合国中央决策机构权力的最有意义的工具之一。过去两年来, 否决权倡议已开始从根本上重塑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集体方法。倡议加强了安理会对全体会员国的责任制, 特别是在其行动因否决权而受阻的情况下。倡议已成为一个工具, 使大会成为一个适合并随时准备承担《宪章》第四章所规定的作用以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主席先生, 我们还欢迎你承诺与会员国合作, 在你的任期内编写一本关于大会的和平与安全作用的手册。

过去两年来, 否决权倡议的实施带来了非常有意义的变化和具体成果。自第76/262号决议通过以来, 在每次行使否决权时, 安全理事会都根据《宪章》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四条编写了一份特别报告, 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每一个投否决票的国家都要到大会来, 当着会员国的面对其行动作出解释。相当一部分会员国讨论了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里、中东和乌克兰局势等问题所投的每一张否决票, 表明我们大家都关心维护《宪章》的和平与安全框架。各国借此机会对投否决票国家的解释作出了回应。否决不再是对话的终点。在我们向前迈进时, 我们还必须确保否决不是联合国行动的终点。

与此同时, 我们意识到, 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进一步恶化, 这反映在团结和一致有所减少上。我们特别赞扬安理会当选成员, 他们勇敢地迎接挑战, 在常任理事国出现分歧的地方搭建桥梁。否决权的使用继续违反《宪章》的其他规定, 从第

二条到第二十七条本身。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所载的自愿弃权原则一再被忽视,我们敦促再次承诺遵守该文本的文字和精神。

在安理会工作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机构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捍卫本组织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在这方面,让我们制定一项取得进展的计划。

第一,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加强安理会对全体会员国的责任制。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利用全体会员国的集体政治力量,包括通过提出正式建议,来表明我们对使用和威胁使用否决权的情况以及随之而来的安理会僵局的不满。主席先生,你关于编写这些辩论摘要的倡议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起点。

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其它正在进行的进程中履行我们反对滥用否决权的承诺。关于振兴大会的决议应继续强调大会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不断演变的作用。此外,《未来契约》第五章是一个机会,可借以设想一个使否决权服从于我们对《宪章》的义务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滥用否决权为违反《宪章》的行为辩护的世界。我们一如既往地继续鼓励所有国家签署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守则和法国-墨西哥关于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这表明会员国有意限制使用否决权。

最后,大会必须准备好根据《宪章》第四章赋予的权力,通过建议和举措,以填补使用否决权留下的空白。虽然有些步骤大会本身显然无法采取,例如行使第七章权力,但每当发生投否决票或威胁投否决票的情况时,我们都必须考虑我们有责任在本议程项目下举行会议之前采取行动。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承认,安理会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而大会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与这一责任分配是一致的。

否决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安理会未能履行其首要责任。否决权倡议是针对安理会因威胁使用或使用否决权而陷入瘫痪,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

全而提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忠实于《宪章》,尽我们的一份力量作出反应。

最后,我谨借此机会表达我个人对联合国大家庭的感谢,感谢大家在过去两周对我的大力支持。这对我来说意义如此重大,我无法用言语表达。

**坦姆萨尔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我们爱沙尼亚发言。

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已有两年。在此期间,该决议一次又一次地达到了目的。行使否决权情况达到了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接上段]在过去一年里,在安全理事会决定受到行使否决权的一些成员的阻挠后,大会不得不九次介入采取行动。这是一年前的三倍多。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损害联合国的信誉,而且也使世界各地的不公正与不稳定状况永久化。

大会根据该决议召开的会议让我们得以参与多方面的讨论。这些会议表明,否决权倡议是一个宝贵的工具,有助于促进联合国主要机构之间的合作,提高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并加强其问责制。否决权倡议使大会能够公开讨论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权威作用。

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意味着负有持续努力实现《联合国宪章》目标和价值观的重大责任。然而,否决权的使用并不总是符合其预期目的。滥用否决权的情况阻碍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过去一年来,否决权的使用阻碍了加沙、叙利亚和马里局势以及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扩散问题采取行动。

我们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看到,否决权不仅阻碍有效的行动,而且也被一个常任理事国用来获取其利益,这个国家违背《联合国宪章》的核心价值观,对其主权邻国发动了战争。安理会未能针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无端发动的野蛮战争作出反应。这进一步鼓励俄罗斯,它是最经常使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此外,它还欣然使用否决权来支持其地缘政治附庸国的非法行动。这不仅破坏《联合国宪章》,也有损基于规则的整个国际多边体系。因此,随着使用——或者说滥用——否决权情况的迅速增多,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波罗的海国家强调,否决权受到《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限制,该款要求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我们也认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当避免在发生大规模暴行,包括侵略罪行的情况下使用否决权。波罗的海国家愿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其原则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石。我们继续支持加强大会的作用,我们也准备进一步展开合作,以确保在使用否决权时更加负责任、合法和透明。

**劳尔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以及我国丹麦——作本次发言。

今天,我们纪念关于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两周年。该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朝着安全理事会加强问责制和提高透明度迈出重要的一步。北欧国家赞扬列支敦士登正在就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开展重要工作。

两年已过去,但令人遗憾的是,非常明显,仍然必须强调该倡议。在2024年头几个月里,我们已看到五次行使否决权的情况。否决权的频繁使用和滥用正在阻碍安理会有效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任务。随着投否决票情况的增多,我们在大会这里开会的次数也在增加,既要讨论投否决票的情况,也要提出我们对安理会履行其职责的期望。

大会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悲叹安理会未能履行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宪章》授权大会审议《宪章》范围内的任何事项并提出建议,包括就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提出建议。除了《宪章》赋予的

这些权力外,根据题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第377(V)号决议,大会也被赋予权力。北欧国家认为,在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行动时,大会可以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我们促请所有感兴趣的会员国考虑为此采取集体行动。

让我们明确一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安全理事会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展工作。其决定影响到我们各国,它对我们各国负责。第76/262号决议在其第二年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关系的调整,从而确保一种更加负责任和透明的关系。北欧国家从一开始就支持否决权倡议,我们仍然认为它是安理会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之间问责制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

我们也要赞扬安全理事会10个当选成员发挥重要作用。在困难的情况下,在安理会分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10个当选成员展示其推动安理会取得具体成果的能力。10个当选成员关于加沙的联合停火决议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明显例子。

鉴于安全理事会今天的动态,包括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公然违反《宪章》的情况,本次辩论会是及时的,亟须表明我们的决心。滥用否决权的情况正在阻碍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让我也借此机会重申,北欧国家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全面改革。在改革安全理事会、使之更具代表性、更有效率、更加透明和更负责任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解决否决权问题至关重要。

北欧国家也再次敦促尚未签署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以及法国和墨西哥所发起《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的会员国,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行为守则和该宣言。我们鼓励各国代表团交流看法,努力采取进一步举措,限制否决权的范围和使用,包括确保充分适用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其中要求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最后, 请允许我重申, 北欧国家随时准备继续参与和推动安全理事会提高透明度、代表性和效率, 并加强问责制。滥用否决权的情况继续威胁着安全理事会的合法性, 破坏各国对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能力的信任。一个有效的安全理事会至关重要, 有助于履行多边主义的承诺, 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有效与合法机构来提供应对全球挑战的办法。

**费雷拉·席尔瓦·阿兰达先生** (葡萄牙) (以英语发言): 葡萄牙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为支持否决权倡议代表一组国家所作的发言。

我们赞扬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纪念至为重要的第76/262号决议获得通过两周年。葡萄牙自豪地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就该倡议达成的共识强调, 必须加强对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的问责, 加强安理会对大会和国际社会的责任。结果显而易见, 体现为在安全理事会否决之后召开的大会会议越来越多——仅在过去12个月就有9次, 凸显出该倡议的重要性。

两年已经过去, 探索如何加强该决议的框架至关重要。正如列支敦士登代表强调的那样, 否决权不应阻止联合国的行动。我们应该考虑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等机构的建议, 该委员会建议将安全理事会未能采取行动的事项直接提交大会采取行动。

此外, 我们主张安全理事会提交更具分析性的年度报告, 包括专门讨论否决权的一章, 以促进大会的实质性讨论。葡萄牙还支持通过自愿捐款资助编写一本手册, 详细说明大会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我们已提供捐助, 并鼓励其他各方也这样做。

虽然对《联合国宪章》的任何修改都需要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否决权将一直存在, 直至所有国家都同意放弃这项权利, 但是, 我们极力主张明智地限制和行使否决权, 并要严格遵守《宪章》。

葡萄牙赞同《法国-墨西哥政治宣言》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行使否决权的行为守则, 敦促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支持这些举措。我们还强调, 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所述的自愿弃权原则, 并呼吁再次承诺遵守这些价值观。

最后, 我们邀请各会员国参加即将于5月13日由葡萄牙、厄瓜多尔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讲习班, 重点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互动。

**穆罕默德先生** (马来西亚)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 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们注意到, 这是继第76/262号决议获得通过之后第二次就该议程项目进行辩论。马来西亚珍视这一机会, 因为会员国可借以总结进展情况, 评估决议执行工作。

联合国的记录显示, 自1946年以来, 否决权行使过293次。多年来, 人们注意到, 一些常任理事国比其他国家更倾向于行使否决权。可以说, 行使否决权几乎总是不得人心, 并且损害投否决票的常任理事国的信誉。由于行使否决权, 安全理事会屡次陷入瘫痪, 从而完全失去效力, 无法履行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它致使人们普遍感到失望, 并削弱对联合国主导的整个多边进程的信任和信心, 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

马来西亚认识到, 关于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对于加强我们在大会框架内提高否决特权的透明度、问责制与合法性的努力至为重要。第76/262号决议的核心是努力重新调整行使否决权与常任理事国亟须作出负责任决策之间的平衡。我们通过采取措施提高否决权进程的可见度, 努力遏制潜在的滥用, 并确保明智地行使否决权。

我国代表团赞扬该决议希望通过让相关常任理事国对自身行为负责来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我们深信, 该决议加强了大会在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应对紧迫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总体公信力和实际作用。大会广大会员国现在也有机会审议共同关心的

政治和安全问题,并认真审查在安全理事会行使的否决权是否适当。我们希望,这将促使常任理事国更加谨慎,更加负责任地行使否决权。

马来西亚欢迎安全理事会根据第76/262号决议第3段编写的特别报告。马来西亚也珍视大会主席办公室编写的否决权倡议会议摘要。虽然两份文件都富有见地,但马来西亚坚信,安全理事会的特别报告应该不局限于程序性描述,并且包括对审议议题的更实质性分析。

最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做出了努力,一些常任理事国继续滥用其否决特权。自2022年获得通过以来,第76/262号决议已启用了太多次。今年,我们迄今已看到,否决权行使过四次。我们无比愤慨地目睹了否决权如何挫败在加沙建立人道主义停火的倡议,又如何阻挠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这两个问题都得到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压倒性支持。

马来西亚对行使否决权的立场是明确的。否决权已经过时,不民主,违背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我们认为,最终必须废除否决特权。在完全废除否决权之前,应规范其行使,彻底禁止大规模暴行罪。

否决权倡议是朝着加强多边主义迈出的积极一步。我们必须继续协同努力,使联合国更加高效、有效、民主和胜任使命。最后,请允许我向大会保证,马来西亚致力于这项努力。

**谢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议程项目63“行使否决权”的重要全体辩论会,回应列支敦士登3月8日代表一组国家发出的信函。本次关于议程项目63的单独辩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借以审查和改进两年前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76/262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新加坡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以一组国家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谨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几点。

首先,新加坡重申,我国支持第76/262号决议。新加坡是提出第76/262号决议的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因为我们认为,必须申明和加强大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并改进联合国的工作方法,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和灵敏的多边体系。过去两年来,否决权倡议一直是加强安全理事会工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重要工具。我们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行使过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关于否决权倡议的辩论中解释了它们的立场,而且大多数安全理事会成员也参加了这种辩论,解释了它们的考虑。

第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否决权的使用继续有增无减。我们已经看到,今年在安全理事会中,对得到安全理事会绝大多数成员支持并往往反映大会绝大多数成员意愿的决议草案投了四次否决票。这尤其令人关切,因为它反映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此时此刻,最需要安理会团结一致,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关切的问题。我们尤其感到失望的是,安全理事会甚至未能就传统上在安全理事会获得共识的问题,如延长附属机构的任务期限,商定今后的道路。

第三,只要否决权仍然存在,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方面展示进一步的克制。新加坡坚决支持在行使否决权方面建立更多问责制的努力,例如法国-墨西哥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情况下暂停行使否决权的倡议,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并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对负有重大否决权责任的常任理事国,以身作则,加入这些倡议。

第四,在我们纪念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两周年之际,大会应考虑我们如何使这一倡议更加成熟并具新意。关于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的辩论使大会能够要求安全理事会成员保持透明度和被问责,但当安全理事会不能或不愿采取行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时，大会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鼓励大会考虑在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因否决权的行使而受阻时，提出建设性建议，并采取行动。

最后，我重申，新加坡致力于加强大会的作用和效力。我们将与所有相关会员国合作，重振多边体系，以满足我们时代的需要。

**陈·巴尔韦德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自两年前通过第76/262号决议以来，有13次否决——自我们上次在大会堂举行这样的年度辩论以来有10次——比往年有了惊人的增加，而在此刻，我们迫切需要有团结一致解决办法。此外，我们看到安理会在一些基本、可解决和常识性的问题上无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意愿，这些问题包括捍卫核不扩散和裁军制度，或向冲突地区遭受苦难和饥饿的平民——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提供援助。

在全球冲突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高峰之际，那些在安全理事会内拥有不合时宜的否决权的国家忽视了它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它们非但没有促进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集体措施，反而成为进步的障碍。安全理事会内部的这种功能失调反映了我们自身的缺点。在我们努力应对外部威胁的过程中，安理会成员不知不觉地与自己为敌，就像一种自身免疫失调症削弱了我们的集体决心。

尽管过去一年中出现了失望和失败，但我们必须将每一次否决视为集体行动和反思的机会，并作为一个果断和自信的大会向前迈进。经过这一年，哥斯达黎加更加相信，否决权倡议是实现真正变革的关键步骤。它带来了革命性的透明度，迫使大会参与安全理事会的日常工作，并深刻地提醒人们，安理会的失败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整个联合国机构产生影响，要求我们承担集体责任。它的失败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再也不能接受这一点。

虽然我们继续支持其他改革尝试，但这还不够。《联合国宪章》赋予大会很大的自由，可以就本组织的工作方案提出建议。因此，哥斯达黎加提出大

会今天就可以采取行动的三项建议，向有效和集体维护和平与安全迈出又一步。

第一，大会应成为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主要平台。它有权授权紧急部队维持和平，并执行制裁和武器禁运等有效措施，以维护人权和促进和平解决争端。此外，大会可以建立一个世界领先的监测机构，不偏不倚地支持和平努力并加强联合国人权系统。在尊重主权和政治独立并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大会可以监测冲突地区并见证侵权行为，履行联合国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第二，哥斯达黎加敦促改变关于约束性决议与非约束性决议的二元辩论。我们不能继续执着于这种区别，但我们都知道，现实情况是，许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被忽视而不受惩罚，而许多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例如载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70/1号决议，已经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相反，让我们把重点放在决议的效力上，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以达成切实的变化。

第三，大会可以控制秘书长职位人选的甄选和任命过程。《宪章》明确规定，秘书长由大会任命。1946年，大会告诉安全理事会，最好只推荐一名候选人，但这并非一成不变。该建议必须撤销。2026年，我们可以要求提供列入更多候选人的名单，投票拒绝让历史上的权力不平衡永久化的候选人，或者规定大会将接受的候选人类型，即女性候选人。我再次强调，下一任秘书长必须是女性。

否决权倡议至今已有两年。该倡议超越了大会历史上通常的改革呼吁；它体现了对正义的集体呼吁，而不仅仅是心怀不满的国家寻求的权力转移。否决权倡议是朝着重新平衡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内的权力动态迈出的一步。它设想大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联合国工作所有支柱的全球合作纽带。本着《宪章》的精神，我们主张决策平等，每个会员国的声音都有同等分量——一国一票。

**拉达梅奥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重要的全体辩论会，讨论

行使否决权的问题,它是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及其人民需要一个经历更大改革、更加负责、更加包容和更加透明的多边体系。菲律宾重申其立场,即行使否决权是一项特殊责任,不应不负责任地行使。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行使否决权的特权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第二,在二十一世纪的安全理事会否决权没有一席之地。最近多方面的地缘政治危机突出表明,现行制度限制了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

第三,需要限制否决权的行使。我们认识到,彻底废除否决权极具挑战性,因为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如果否决权的行使不受限制,安全理事会的效力和效率将永远受到威胁,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合理化。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必须避免在涉及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族裔清洗和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行使否决权。在这方面,菲律宾继续支持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行为守则和法国-墨西哥倡议,其中阐明了行使否决权的例外情况。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入这两项倡议。

另一条途径属于大会范畴。菲律宾一贯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大会是联合国的主要审议和决策机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因此,我们支持第76/262号决议即否决权倡议的意图,即根据《宪章》第十条至第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在安全理事会出于任何原因无法就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采取行动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大会的能力来强化大会。

及时采取全球行动确保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因否决权的行使而陷于瘫痪,无法采取行动,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

许多陷入交火的人,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生命,将继续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和痛苦,甚至死亡。

尽管彻底废除否决权面临挑战,但我们必须积极寻求限制使用否决权的措施。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毕竟,我们想要一个适合21世纪现实的安全理事会——一个有效、及时和高效、具有代表性、包容性和真正代表会员国主权平等的联合国机构。

**迪姆·拉比耶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这次关于行使否决权问题的辩论。

法国致力于多边主义,而联合国系统是多边主义的核心。《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理会仍在继续工作。鉴于世界所面临危机的严重性和国际社会的期望,安全理事会必须能够采取行动。关于中东局势,法国所提决议草案的含义正在与此,它符合第2728(2024)号决议,不仅是为了应对那里的紧迫局势,而且还涉及加沙的未来和政治解决冲突的要素。

但面对危机和冲突的增加,法国感到遗憾的是,否决权的使用越来越多,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在过去12个月里,针对决议草案11次行使否决权——导致安全理事会在某些冲突上陷入僵局。就法国而言,它认为否决权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自1945年以来,法国只行使过18次否决权,而且30多年来没有行使过否决权。

也正是本着这种负责任的精神,法国自2015年以来一直与墨西哥共同支持一项倡议,旨在规范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否决权的行使。它不需要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任何修正,并将适用于目前的常任理事国。这是大会的强烈期望,106个国家对该倡议表示支持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呼吁所有尚未加入这项倡议的会员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加入该倡议。



最后, 为了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 我们必须更广泛地改革安全理事会。法国支持扩大其两类成员, 并希望在一项决议草案的基础上毫不拖延地开始谈判。

秘书长将于2024年召开的未来峰会和2025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 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独特机会。法国将与伙伴一道出席会议。

**马席克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 两年前, 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 要求在安全理事会出现否决票10天内, 在大会堂自动进行辩论。该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表明, 安全理事会不采取行动或阻止采取行动是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所不能接受的。这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尤为重要。

当然, 不幸的是, 过去两年来, 我们不得不多次召开会议。安全理事会成员把本国利益置于整个国际社会利益之上, 这是不可接受的。根据《联合国宪章》, 五个常任理事国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这是国际社会的期望, 也是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理解。根据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安理会成员代表所有会员国承担责任。它们必须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行事。它们不得以否决权掩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也不得阻挠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

我们深信, 第76/262号决议, 无论是通过向大会发布关于使用否决权问题的特别报告, 还是通过我们在行使否决权后举行的辩论会, 改善了安理会对广大会员国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这显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有助于在有权行使否决权的会员国中加强问责。

但是, 大会的作用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知道, 安理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并不是排他性的。当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时, 大会必须根据《宪章》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发挥主导作用, 接过责任。大会不应仅限于讨论。大会通过补充行动发挥更具操作性的作用并不存在法律障碍, 第四章在这方面赋予大会广泛的权利。

众所周知, 此类行动有许多先例。我们授权过维和特派团, 请秘书长任命过特使。我们不应回避向各国提出建议, 重申国际法原则, 并为我们的机构提供适当运作的必要机制。我们热烈欢迎第77/335号决议请大会主席编写一本数字手册, 介绍过去的做法、数据和关于履行大会职能和权力的建议, 我们期待着该手册的出版。奥地利将在财政上支持该手册的实施, 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与此同时, 我们继续努力提高安全理事会本身的效力。在这方面, 我们肯定一些常任理事国提出的自愿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 例如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否决权的倡议。当然, 我们也完全支持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 并鼓励所有代表团也这样做。我们还呼吁安理会成员始终如一地执行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 即争端当事方应在表决时弃权。

这些是一些非常具体和可行的步骤, 为的是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和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问责制, 而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方向。

**马伊斯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 卢森堡感谢你组织这次关于行使否决权问题的年度辩论会。我们赞同列支敦士登常驻代表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卢森堡自豪地成为两年前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76/262号决议的提案国之一。我们再次感谢列支敦士登在通过这项历史性决议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过去两年表明了该否决权倡议的附加值。

否决权不是特权, 而是责任。在对安全理事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能力的信任日益减弱的情况下, 该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朝着提高安全理事会对所有会员国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使所有会员国都有机会就被否决的问题发言, 从而加强了大会的作用。换言之, 否决权不再是讨论中的定论。

自第76/262号决议通过以来,安全理事会共使用了16次否决权,导致安理会提交了13份特别报告。大会就一系列问题举行了八次辩论,从朝鲜和不扩散到对马里的制裁制度,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到对叙利亚的跨界援助。每次辩论的出席情况都非常好。每次辩论的参与度都非常高。

《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时,应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因此,否决权倡议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可以提醒每一个考虑行使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它必须对所有会员国负责,并听取它们的意见,即使用否决权是否真正有利于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妨碍和平与安全。

我们强烈反对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果断行动,特别是阻碍对影响国际社会的最严重暴行和罪行的果断打击。卢森堡支持关于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例如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行使否决权的政治宣言》,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起草的《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行动的行为守则》。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加入这些重要倡议。此外,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根据《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行事。

副主席西塔尔丁先生(苏里南)主持会议。

虽然安全理事会仍然是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关,但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必须使这两个机关能够相辅相成。否决权倡议在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会有政治责任处理行使否决权导致安全理事会瘫痪的局势。大会可以而且必须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发表原则声明的论坛。正如大会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它可以指导政治行动和作出决定,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由于缺乏共识而未能履行其任务时,或者在否决权使它无法保护《宪章》从而无法保护联

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普遍利益时。我们希望,在接纳巴勒斯坦国为联合国会员国问题上也将如此。

赵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大韩民国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76/262号决议的自豪的共同提案国,我们感谢弗朗西斯主席召开本次关于行使否决权问题的全体辩论会。我们还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标志着每年关于否决权倡议的一般性辩论的开始。虽然结构性限制依然存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限制或废除否决权本身拥有否决权,但这一倡议已被证明是一个宝贵的工具,并继续带来希望的迹象。

第一,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通过确保大会在有人投否决票时成为参与事务的论坛,加强了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问责。第二,它通过提高行使否决权的预期成本,影响常任理事国对行使否决权的考量。第三,它表明,即使我们不能在法律上废除过时的特权,但确实可以有创新的办法对否决权的行使施加政治压力。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我们继续聚集在大会堂,对在各种情况下行使的否决权作出回应。对大韩民国来说,特别是作为安全理事会的现任成员,我们特别关切的是,我们不断成为自相矛盾的否决权的受害者,这些否决权不仅在具体局势中有害,而且从体制角度看也属于自我毁灭。

我们回顾第76/262号决议通过后头两次行使否决权。2022年5月的这两次否决(见S/PV.9048)是针对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禁止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的多项决议而提交的一项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决议草案。值得指出,被违反的决议是由否决该决议草案的两个常任理事国谈判并投票赞成的,但它们阻止安理会根据其先前的决定采取行动。

自这些自相矛盾的否决以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至少发射了七枚洲际弹道导弹,所有这些都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然而,尽管安全理事会第2397(2017)号决议第28段“表示

决心，如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或发射活动，将进一步采取重大措施”，但安理会迄今未能采取任何相应措施。

上个月对延长安全理事会第1718 (2006)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任务期限的决议草案S/2024/255的否决，则更进了一步（见S/PV.9591）。该项否决导致在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上失去了联合国监督机制。它还玷污了安理会的权威，使专家小组今后不再报告拥有否决权的成员自己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非法采购武器的情况。因此，大韩民国对3月28日的否决深感失望。

正如秘书长在其《新和平纲领》中提到的那样，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安理会信誉方面不仅负有特殊责任，而且拥有共同利益，它们在安理会中继续享有特权地位。在这方面，我们重申，行使否决权并非没有代价，并敦促常任理事国重新计算。尤其是自相矛盾的否决，不仅有可能损害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声誉和诚信，事实上，在这些情况下行使否决权的代价还包括严重损害安全理事会先前的决定和机构，以及安理会的权威和信誉。

在结束发言之前，大韩民国重申，除了支持法国-墨西哥倡议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之外，它承诺加入限制否决权范围和使用的集体努力。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会员国在追求这一目标方面日益趋于一致。在即将举行未来峰会之际，我们认为，即使不修改《联合国宪章》，也可以作出进一步努力，并期待着为此调动我们的强烈政治意愿。

**坎博杰女士（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正处于国际政治的关键时刻。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中的分歧是公开的，安理会一直在努力寻找共同点，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所面临威胁的挑战。

让我们回顾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的2022年。该决议的通过以及正在进行的关于迫切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是全球舆论脉搏的重要标

志，表明广大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处理其任务的方式越来越没有信心。印度在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今天我们将谈谈目前辩论中提出的更大问题。

第76/262号决议的通过触及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的三个重要方面：否决权问题、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关系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因此，它反映并触及了这三者之间的自然联系。虽然该事项引发了若干问题，但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于遵循我们在多边结构中可利用的工具，并本着诚意这样做，这意味着更多的对话和更多的外交，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多边结构，使其更具代表性，使其胜任使命，并做联合国最擅长的事情，即以文本为基础的谈判。

作为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机构，大会是最接近全球议会的机构。它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合法性源于其成员的普遍性及其各成员主权平等的原则。大会的包容性及其决定和意见的道德分量是任何其他全球组织或机构无法相比的。

虽然《联合国宪章》仍然明确规定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分工，但它也设想这些框架将得到尊重，而且合作将考虑到全球更大范围对当今挑战的态度。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安理会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时，是根据大会成员授予的权力行事的。《联合国宪章》非常明确：

“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然而，当某些国家无视这一义务，完全根据其国家政治利益行事时，显然这些机构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关系将会紧张，同时也危及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信誉。因此，恢复主要机构之间健康关系的工作在于尊重《联合国宪章》最初授权的精神。

今天非常清楚的是，大多数会员国，包括大多数在起草《联合国宪章》时甚至还没有独立的国家，



都希望改革,并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并不代表自己。我们正在讨论的安全理事会职能失调和使用权否决权的问题,不仅是因为目前使用否决权的情况,而且还因为安理会成员组成的二元性,这并不反映当代现实,因而确保安理会以过时的冷战模式作出决定。我们都知道,安全理事会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在联合国之外取得更多的进展和解决办法。20国集团新德里首脑会议达成的共识就是一个例子。因此,除非我们改变常任理事国的组成,使之反映当今现实,否则,外交与对话将不会有真正的机会去找到应对我们所面临挑战的办法。

成员们可能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机构的工作方法都必须应对其所面临的挑战,至少可以说,安全理事会在应对日益增加的挑战方面的记录是糟糕的。另一方面,安理会还利用其工作方法隐藏否决权,并根据其委员会的临时工作方法加以伪装,这些委员会代表安理会行事,但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当中熟悉各制裁委员会工作及其搁置和阻止事项传统的人都知道,这些是对某些安理会成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以及不必解释其决定的事项的隐性否决。因此,应当欣然接受第76/262号决议所表达的观点,即必须解决安理会工作方法不透明问题并推动问责制,但这仅仅触及表面。在确认其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够为建立共识——而不是相互指责——创造环境。

目前使用的另一种隐性否决权是我们在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进程中看到的。虽然在实质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一些成员出于坚持让过时的现状永久化的动机,干脆不允许在这一过程中提交任何案文。否决权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想法,即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观点必须优先于所有其他国家,无视合作精神以及对本组织规则和规章的尊重。在政府间谈判中,我们目睹少数反对者在过去四十年里使整个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受到制约。一些国家呼吁在谈判之前达成共识,从而对一个明确界定基于文本的谈判进程投下隐性否决票,而这一进程确实是联合国的支柱。

我国代表团认为,着手解决安全理事会麻烦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在两类成员中享有代表权,从而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可信度与合法性。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联合国未来峰会进程将确保我们更加接近这一目标。

**比达尔·梅尔卡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两年前通过的题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的第76/262号决议是正确的,因为它寻求提高本组织的合法性、问责制和透明度,从而加强本系统。

自大会上上次就此问题进行辩论(见A/77/PV.68及其后文件)以来,安理会已否决了九项决议草案,甚至还有一项修正案。在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已经记录了四次否决。我们要求保持谨慎,以免今年被人们记住是必要多边对话与共识遭受单方面否决权破坏的一年。

必须铭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按照标准负责任和明智地行使否决权。因此,在我们寻求向前推进的方案时,我们呼吁享有这一特权的五个国家遵循更高的政治意愿,不要使用这一特权。大会关于否决权机制的辩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否决权的理由、解释和动机,从而更好地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决策。

我们重申,促成否决权倡议的决议不属于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范畴,而是一项一次性措施,不属于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所展开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强调我们对使用否决权的立场、以及否决权削弱多边体系信誉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坚持认为,必须对之加以限制,尤其是在发生大规模暴行和战争罪行的情况下。

因此,我们敦促继续进行讨论,以便大会通过已经有106个签署国的法国-墨西哥倡议、以及已经有130个签署国的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应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

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我们呼吁更多成员签署这两项倡议。

**贝里斯维尔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我们感谢弗朗西斯主席召开本次关于使用否决权问题的年度辩论会。在我们今天辩论中受到强烈质疑的这项权利，在本组织创立时，远远没有得到创始会员国的一致同意。然而，1945年，为了创建一个国际组织，否决权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该国际组织，

“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能有效地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

为此，常任理事国承诺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今天面临多重危机，全球每个地区都有武装冲突，这使我们怀疑，这一权利的使用是否真正以随之而来的责任感为指导。

由于否决权的存在，瑞士致力于限制其使用。瑞士还支持通过第76/262号决议，尽管它希望该决议的规定将很少得到适用。我们注意到，这一希望并没有实现。自该决议通过以来，已经发生了13次行使否决权的情况。自瑞士担任安理会理事国以来，在各种背景下都发生过行使否决权的情况，包括在叙利亚、马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问题上以及经常在中东问题上。即使考虑到自2000年代以来行使否决权情况的急剧增加，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峰值。过去四个月里的四次否决让我们担心，否决权的使用可能正在呈指数增长。

虽然否决权可以使安理会的行动陷于停顿，但它不能阻止大会承担其责任，也不能阻止大会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请允许我提出加强大会作用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提高透明度。大会的辩论使否决权的使用更加透明。决议中规定的特别报告要求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编写关于行使否决权情况的报告。瑞士致力于加强和保持这种透明度。行使否决权情况还必须列入安理会的年度报告，例如不久将提交大会的报告。

第二种方式是采取行动。使用否决权并不解除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单独或集体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大会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做。请允许我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例来说明我的观点。尽管安全理事会第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家小组的任务授权遭到否决，但制裁仍将具有约束力，即使独立专家对执行工作的支持即将结束。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替代办法，直到安理会再次能够恢复工作。瑞士仍然愿意探讨解决办法，包括在大会内部探讨。

第三种方式是加强问责制。第76/262号决议提醒我们，所有会员国都可以在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否决权并不会使我们无能为力。所有会员国，无论是安理会现任成员还是潜在成员，都可以选择采取行动，例如，遵守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我们鼓励所有尚未签署行为守则的国家加入我们的承诺。我们还回顾，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争端当事方应投弃权票，我们欢迎任何实行或宣传这种克制的做法。让我们共同发出明确的信号，支持透明、负责和有效的多边主义。

面对失败，我们并非注定要放弃。我们将在安全理事会内外继续致力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正如本组织成立时所指出的那样，“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将要求我们进行调整，但这将是和平的调整，而不是战争的调整”。《新和平纲领》为我们提供了朝着这种调整迈出第一步的机会。让我们抓住它。

**库伊米扎基斯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在我们纪念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两年之际，马耳他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这项重要决议背后的精神和任务。该决议的立即执行以及它得到的跨区域提案国集团的支持突出表明了它的重要性。

《联合国宪章》授权安全理事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行事。马耳他强调，当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时，联合国不能无所作为。第76/262号决议让大会有机会讨论否决权的使用问题，从而重申了所有会员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集体责任。该决议说明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促进否决权使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应采取的互补办法。我们必须继续确保安全理事会仍然对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负责。该决议提醒我们，否决权的使用并不赋予常任理事国完全的自主权，也不允许它们无视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内使用否决权的情况有所增加。已经记录了多次使用否决权的情况，特别是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374 (2017) 号决议对马里实施的制裁制度方面；关于朝鲜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1718 (2006)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家小组方面；以及最近的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方面。我们对这些趋势深感关切，它们继续阻碍安全理事会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一再使用否决权不仅导致安全理事会陷入僵局，而且还阻碍通过和平手段取得进展。

同我们对第76/262号决议的承诺一样，我们重申马耳他支持另外两项相关倡议：旨在限制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使用否决权的法国-墨西哥提案；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该守则主张不对旨在结束大规模暴行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此外，“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第377 (V) 号决议仍然对我们的讨论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还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重要性，其中规定争端各方应在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上投弃权票。

然而，必须澄清，举行这些辩论会并不等同于改变否决程序。我们强调，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框架仍然是讨论和商定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唯一合法进程。

最后，马耳他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当选成员和列支敦士登领导的核心小组的成员，继续认识到第76/262号决议在加强《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促进安全理事会内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埃克伦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弗朗西斯主席在第76/262号决议历史性通过两周年之际召开本次会议，土耳其作为核心小组成员共同提出了该决议。

土耳其完全赞同列支敦士登常驻代表所作的联合发言。

两年前，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采取了加强大会作用的关键步骤，以使安全理事会更加负责。作为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机关，大会比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本组织所有其他机关都更具有优先权，并具有更高的权力。大会拥有确保子孙后代进步的合法性、号召力和制定规范的影响力，它维护国际社会自由表达的集体意愿，而安理会的合法性来自广大会员国，它必须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履行职责。

在这个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危机的世界里，大会是对话、合作和集体行动的论坛。在这方面，广大会员国通过了两项决议，呼吁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遗憾的是，尽管人道主义局势严峻，尽管加沙平民遭受了可怕罪行且死亡人数现已超过34000人，但安全理事会却一再未能通过同样呼吁立即停火的决议。加沙的死亡、破坏和流离失所程度，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死亡和服务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近期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暴露出安全理事会在完成其授权任务方面存在的缺陷，特别是使用否决权造成的缺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种认知对联合国的公信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联合国必须胜任其使命，以便高效和紧急地处理这些问题与挑战。因此，我们再次重申，理想的情况是应当废除否决权；至少应当限制否决权的使用。

否决权倡议已被证明是在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一个宝贵工具。在过去两年里，我们目睹了该决议如何服务于该目的，并赞赏它取得的具体成果。根据该决议举行的大会辩



论得到会员国的广泛参与。大会主席办公室按照该决议的规定编写的特别报告和摘要促成了透明的知情讨论。总体而言, 否决权倡议也为改善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迄今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 但我们仍然任重道远。土耳其将继续全力支持这项重要授权任务。

**马哈茂德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我们关于议程项目63“行使否决权”的年度辩论会是在一个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的时刻召开的, 因为在安全理事会滥用否决权会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不到一周前, 安理会出现了再次行使否决权的情况(见PV.9609), 在没有客观或者合乎逻辑的理由的情况下, 剥夺了巴勒斯坦国的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资格, 而联合国本应是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汇聚一堂的一个组织。在这次否决之前, 已经发生了数十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行使否决权的情况, 致使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迟迟不能按照联合国决议、国际合法性和国际法, 充分行使其合法权利。

仅在过去六个月中, 就六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投否决票。其中三次否决是反对寻求制止以色列2023年10月7日以来对加沙地带发动的激烈战争的决议草案, 使以色列的杀戮、摧毁和破坏机器得以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 而且不幸的是, 没有对以色列进行阻遏和追责。

安全理事会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据, 证明安理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而且势在必行, 否则安理会很难继续根据《联合国宪章》发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 除非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包括对否决权问题的真正改革, 否则这一切努力都将继续是徒劳无益的。否决权是安理会工作的基石, 也是安理会的作用受到干扰的主要原因, 导致必然造成许多悲剧, 特别是在中东。

今天我们在此开会依据了第76/262号决议, 该决议的通过是列支敦士登国倡议赋予大会长期授权, 每次在行使否决权时举行公开辩论的直接结果。我们欢迎该决议和旨在限制使用否决权的一切努力, 但是我们也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 根据第62/557号决定及其五个组成部分, 所有旨在停止或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和努力补充、而非取代在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的一揽子方案内对否决权及其使用进行的真正的改革。

第二, 改革否决权的最佳方案是彻底废除否决权, 以便在安全理事会不偏向或者优先任何国家。但是, 如果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 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 合乎逻辑的公平做法是, 赋予安理会任何新的常任理事国、包括根据《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中所载的非洲统一立场而增设的期盼之中的两个非洲常任席位以否决权。

第三, 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仍然是会员国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的唯一和专属论坛, 从而基于尽可能广泛的政治接受通过一揽子全面改革方案, 推动实现安理会的公平代表性, 并使决策进程更加民主, 同时强化透明度、问责和效率等价值观。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两年前, 大会通过了关于审议安全理事会内否决权使用情况的第76/262号决议。可以说, 该决议在此期间没有能够证明其附加值。这不足为奇, 因为该决议的初衷主要是为起草者的自吹自擂充当一个载体, 而这些起草者决定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利用以下事实: 在国际关系中的动荡稳步增多的情况下, 在安理会就复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达成妥协的机会显著减少。

与此同时, 为抨击安全理事会的做法辩护的人试图无视安全理事会成员为努力达成妥协而开展的紧张工作, 有时是夜以继日的工作。最有资格证实这一点的是那些在担任非常任理事国两年之后最近离开安理会的国家。只有在显然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

下,或者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倡议原本就只是为了损害对手的情况下,才使用否决权。

同时,这个有争议的想法使其支持者能够每年在大会讲台上表扬自己将其付诸执行,这些支持者完全是根据统计数字行事,而不尝试分析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每种具体情况下使用否决权的前因后果。这些情况极为重要。例如,2023年10月以来,我们的美国同事已四次使用否决权,以确保不会有任何事情阻止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原则,继续其在加沙的不人道的行动,其行动的受害者人数已上升到34 000多名和平的巴勒斯坦人,大多为妇女儿童;还有一次行使否决权是为了阻止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他们一如既往地继续这样做,违背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这尤其体现在大会于2023年12月12日在其紧急特别会议的续会上通过的得到153个国家支持的ES-10/22号决议上(见A/ES-10/PV.45)。

然而,举例来说,我们和我们的中国同事3月22日否决美国关于加沙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S/2024/239)(见S/PV.9584)的决定使安理会得以在三天后通过安全理事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起草的更凝练的第2728(2024)号决议,该决议的核心内容是直接要求立即实现斋月期间的停火,这理应带来可持续的停火。因此,这是唯一正确的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愿。

这种情况是对那些批评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人的最好回应,也是对今天讨论的发起者所采取的毫无意义的机械性做法的最好证实,因为他们中甚至没有人提及这种质的差异。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以及在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框架内都一贯指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是整个联合国架构的基石。没有否决权,安理会就会成为一个对有条件多数强加的可疑决定盖橡皮图章的机构,而这些决定几乎不可能得到执行。当然,否决权是在已用尽其他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采取的最极端措施。俄罗斯从未隐瞒其使用

否决权的理由,我们准备在今后,包括在大会上解释这些理由。所有这些声明都可公开查阅。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否决权是一项不可分割的权利,是《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所载机制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使用否决权并不违反任何规定。我们深信,应当受到批评的不是否决权本身,而是一些安理会成员的做法,他们不愿意听取和考虑其他国家的意见,以便找到妥协、平衡的解决办法。我举的美国掩盖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

还有必要批评那些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故意无视决议或随意解释决议的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仍然对美国关于安理会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感到困惑。美国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西方同事一贯破坏的此类决议包括关于巴勒斯坦、西撒哈拉、科索沃解决方案和伊朗核计划等决定。他们曾一度试图无视安全理事会决议批准的关于解决乌克兰内部冲突的明斯克协议。我们现在都在亲眼目睹这一罪恶、短视政策的结果。

我们敦促各位同事们,不要在今天就否决权进行毫无用处的讨论,这种讨论实质上归结为对安全理事会的全面批评,而是要考虑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进行明确分工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两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侵犯另一个机构的特权,而且都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行事。这将使我们这个全球性组织和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受益,后者正在经历艰难的转型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罗德里格斯·曼西亚女士(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赞赏今天呼吁讨论一个与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有关的议题,即在安全理事会框架内使用否决权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支持列支敦士登代表以否决权倡议的名义所作的联合发言。

危地马拉是推动题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的第76/262

号决议的83个会员国之一，并赞扬大会连续第二年将一个不幸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议题列入并保留在大会工作方案中。

对一系列决议草案的否决再次暴露了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关的瘫痪状态，这些草案涉及延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人道主义行动过境点；延长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 (201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1718 (2006)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谴责对乌克兰的无端、无理侵略；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过度反应；停火以恢复对话，实现两国解决方案，还有最近对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否决。

我们肯定非常任理事国所做的工作，它们就中东人道主义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提交并谈判了三项决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这些决议。然而，只要解决冲突根源的决议继续遭到否决，危机就会继续升级，安理会就无法履行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义务。

安全理事会必须始终如一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职能。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避免区域和全球危机的加剧。在这方面，危地马拉正在认真分析迄今为止在政府间谈判进程中就公平代表性、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以及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的义务等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

我们欢迎全面执行“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第377 (V) 号决议，该决议允许在安全理事会因常任理事国缺乏一致意见而无法履行其职能时召开大会特别紧急会议。该决议是让国际社会参与维护和平与安全决策的有益机制，但不幸的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使用否决权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再次强烈敦促常任理事国在预防或制止涉及大规模暴行的局势时，根据我国支持

的法国-墨西哥倡议，在保护责任这一规范性政治前提的基础上，避免使用否决权。危地马拉赞成按照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守则的设想，限制否决权的使用。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挺身而出，履行其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义务，从而避免更多的流血，特别是平民的流血，避免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不发达状况。我们明确重申，迫切需要结束一切侵略，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不加限制地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权和安全。我们不能容忍影响国际大家庭所有成员的战争言论。

**范斯卡尔奎克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南非赞赏大会就否决权倡议举行本次辩论会。

第76/262号决议的通过继续引起人们对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关注，该条款要求安全理事会关于实质性事项的所有决定都必须有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这一举措消除了安全理事会进行紧急改革的必要性，因为改革将解决安理会内部的结构挑战。

事实上，随着大会就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项目进行辩论的次数越来越多，安理会的缺陷也愈加明显。的确，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这段时期，我们看到安理会的裂痕和挑战变得更加明显。虽然世界正在目睹国际法院所认定的加沙很可能发生的种族灭绝的情势，但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并且我们继续目睹联合国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信誉和决心受到质疑。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越来越远离现实。

南非继续重申大会作为联合国最具包容性、代表性的民主机构的核心作用和权威。因此，大会需要能够让安全理事会负起责任，同时允许安理会执行其任务。当安理会陷入僵局时，将问题提交大会的目的必须是打破安理会中的僵局，而不是使分歧永久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那样，否决权的更频繁行使表明安理会越来越缺乏团结。《宪章》明确规定，安全理事会代表联合国广



大会会员国行事。如果安理会在这方面表现出失败，那么大会绝不能加剧这些失败，而应引导国际社会走上解决问题的道路。

尽管会员国为此作出了真诚的努力，但大会的道义声音和说服力却被忽视。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否决权倡议是否实现了问责制的目标，以及根据《宪章》关于大会作用的第十条和关于安理会对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有限责任的第二十四条第一项，问责制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在这方面，必须铭记，大会不能就安全理事会在任何定期会议上审议的争端或局势提出任何建议。然而，这不意味着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在面对大规模暴行或种族灭绝威胁时无能为力。相反，也许值得探讨大会如何能够表明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这可被视为在安理会陷入僵局时促进其内部团结的一种努力。

因此，重点应该仍然是坚定地推动安全理事会本身的改革。我们必须摆脱仅仅应对危机的做法，而应更加协调一致地努力预防危机，并解决危机的根源。改革后的安理会以及振兴后的大会可以使这一目标成为现实。

最后，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开展建设性工作，积极参与振兴大会和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进程，以便我们在提高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效率、效力、包容性和透明度，并使其胜任使命方面，不必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

**马奥达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很高兴参加大会根据第76/262号决议举行的关于议程项目63“行使否决权”的年度辩论。卡塔尔是提交该决议的核心国家之一。

我们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以致力于执行该决议的国家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借此机会赞扬根据同一决议编写大会会议摘要的倡议，这有助于决议的有效执行。

卡塔尔国密切关注这一倡议，认识到它在体现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方面的重要性，《宪章》赋予大会在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的管辖权。大会作为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必须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并继续辩论否决权的行使涉及的所有问题，特别是涉及经济、人类、社会和法律层面的问题。

自该决议通过以来，大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该倡议有助于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背景下，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建立更有效的互补关系。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自本届会议开始以来，大会已经举行了五次会议，包括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三次会议，因为安全理事会一再无力也未能承担起责任，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这些会议是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之后举行的。因此，大会有一个重要的机会来认真讨论这一局势，反映出全球一致赞成立即结束对加沙地带的敌对行动，不使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流血，根据国际人道法保护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

正如我们在通过第76/262号决议时所解释的那样（见A/76/PV.69），该决议并不寻求损害安全理事会的授权。根据《宪章》规定的任务，它仅限于大会的作用和职能。它不影响关于安全理事会否决权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然而，我们认为，该决议的通过以及大会随后对行使否决权所涉各种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达成共识，并避免未来在这些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这将使安理会能够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最后，卡塔尔国致力于多边主义，强调大会作为联合国最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机构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我们应该在这一倡议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允许大会就安全理事会未能发挥作用和履行职责的事项——特别是与公然侵犯人权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有关的事项——提出建议。

**尤雷奇科女士**（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弗朗西斯主席召开本次关于行使否决权问题的重要辩论会。

斯洛文尼亚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以致力于执行第76/262号决议的国家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对过去24年来否决权的使用激增深感担忧，该情况标志着安全理事会的分裂加剧。它使安全理事会无法就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若干局势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自大会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76/262号决议以来，又一年过去了，该决议授权大会在安全理事会每次投否决票时举行一次辩论。自我们就行使否决权问题举行第一次辩论，思考否决权倡议的影响以来（见A/77/PV.68及其后的文件），也有了一年了。我们曾希望这一倡议会产生威慑效果，因而不需要经常使用这一机制。因此，令人特别关切的是，大会在机制存在的第一年中，就不得不召开三次会议，讨论使用否决权阻止通过关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决议草案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趋势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自我们2023年4月举行上次辩论以来，已经九次投下否决票——今年已经有四次——阻止了安全理事会就加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里和叙利亚采取迫切需要的行动。我们不应仅仅将此视为一个统计数字，这是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责任的实例。这些情况表明的是失去的生命、破碎的梦想、无尽的痛苦以及对79年前被赋予防止此类悲剧的权力的国家失去的希望。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其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定期反思行使否决权的情况。

否决权不是一种特权。相反，对于掌握否决权的国家而言，这一权力负有莫大的责任。因此，必须负责任和透明地使用否决权，而且必须实行全面问责。它绝不应该被滥用，或被用来阻碍维护和平与

安全的亟需行动。为此，斯洛文尼亚支持限制行使否决权的倡议。

作为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成员，斯洛文尼亚倡导在安全理事会制止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的行动中使用否决权的行为守则。此外，我们支持法国和墨西哥发起的《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我们鼓励那些尚未加入这些重要倡议的会员国加入进来。

有了否决权倡议，会员国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其不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责任的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我们履行承诺，采取有效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重要步骤。斯洛文尼亚不仅支持关于否决权倡议的决议，也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我们积极参加了大会在安全理事会中有人投下否决票之后举行的所有辩论。此外，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我们不遗余力地努力促进安理会工作取得积极成果。

**斯托伊娃女士**（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作为两年前提出亦被称为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的核心国家集团的成员，保加利亚完全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以致力于执行该决议的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联合发言。

我们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欢迎否决权倡议给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带来的结构性转变，以提高后者工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否决权倡议也对大会的工作方式产生了真正的政治影响。辩论、特别报告和大会主席编写辩论摘要的做法，增加了否决权倡议受到会员国高度重视以及能够接触到广大公众的渠道。

否决权倡议已经在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中得到积极反映，人们日益期望它在未来契约中被确认为一个重要工具，可以根据《宪章》，进一步扩大大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否决权倡议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提醒安全理事会每一个常任理事国,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我们会员国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的主要责任,并一致认为,安全理事会依照这一责任履行职责时,应代表我们行事。因此,投否决票将导致需要面对全体会员国,听取广大会员国是否都认为使用否决权实际上有利于和平与安全。

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始终执行和遵守《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虽然《宪章》这一规定是针对每个安理会成员的,但它对五个常任理事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应仅仅为了保护本国利益而否决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

大会的辩论应该是建设性的,应该寻求与安理会否决权问题有关的解决办法。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也是为了本组织的信誉和效力,大会应该充分利用《宪章》第十一条赋予它的权力,不回避行使它的权力,就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向安全理事会建议行动。

最后,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今天的辩论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为多边主义与合作开辟新途径,并在本组织这两个关键机关之间建立信任。当我们考虑如何在否决权倡议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在安理会不能或不愿采取行动时,找到大会采取行动的方法时,我们不仅应该铭记,每一次投下否决票,都突显出安全理事会陷入瘫痪,损害了有效的多边主义;而且首先、也最重要的是,行使否决权增加了受冲突蹂躏地区平民的痛苦。在这方面,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和法国-墨西哥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等倡议已经存在,它们是使安理会更有能力应对21世纪挑战的可信步骤,值得大会所有成员给予支持。

**加拉·洛佩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必须有能力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充分发挥《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重要作用。安全理事会越来越倾向于篡夺大会的职能,并且日益扩大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定义范围,损害了属于联合国系统最民主和最具代表性的机关的职责,这严重影响了大会在这些问题上的授权。

关于导致我们今天开展工作的任务授权,我国代表团在通过第76/262号决议时已经正式发表了意见(见A/76/PV.69)。然而,我要重申,古巴认为,第76/262号决议第4段关于将“行使否决权”项目作为一个常设项目列入大会议程的规定,绝不能被解释为损害第62/557号决定规定的安全理事会改革政府间进程所处理的五个问题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否决权问题不应与政府间谈判授权下的其他问题分开分析。否则,就无法实现我们需要的安理会全面改革。为该机关改革确定的五个关键问题,包括否决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一揽子方案。与此同时,我们坚持认为,安全理事会提交的特别报告仅限于说明行使否决权的情况是不够的。这显然是对《宪章》第十五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四条第三项采取限制性和选择性做法。相反,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在必要时提交特别报告供大会审议,而不局限于否决权问题。

最后,我们要指出,第76/262号决议的授权并没有取代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召开紧急特别会议的第8(b)条和第9(b)条的规定。至于安理会,我们再次主张对安全理事会进行紧急和全面的改革,使它成为国际社会所要求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和透明的机构。

本次会议是在美国政府再次使用反民主和过时的否决权来保护以色列的几天后召开的。美国必须停止阻止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美国政府不断发明新花招,以保证以色列不受惩罚,并免除其对所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责任,这种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做法进一步损害了已经名誉扫地的安全理事会的信誉。

**达克瓦克女士(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赞扬弗朗西斯主席再次召开本次关于行使否决权的



重要辩论会。我们赞扬列支敦士登提出否决权倡议，并欢迎第76/262号决议和迄今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就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取得的成就。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冲突和不断升级的暴力以及目前的中东局势，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间难以达成共识，阻碍了采取有效行动应对世界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安全挑战。这些安全挑战，包括行使否决权现象，已经过反复辩论，然而我们正在经历不断扩大、加深以及更新的冲突。最近增加使用否决权的情况阻碍了解决中东当前局势的机会。

联合国是在国际秩序崩溃以及经历了战争、饥饿和苦难的背景下创建的。然而，80年后，我们仍在经历更糟糕的局势，这些局势本应籍着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采取或不采取行动而得到缓解，它们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因此，每一个会员国，包括拥有否决权的会员国，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和目标，遵守和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因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替代解决全球问题、包括当前局势的多边办法。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保持理性和温和的声音，绝不能不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人类进步、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而努力。我们都必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并利用现有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冲突。随着最近的事态发展，否决权已成为一种利己的武器，因此，我国代表团加入并支持限制、禁止或取消使用否决权的呼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世界变得更加四分五裂，显然，安全理事会已被政治化，无法有效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

因此，我们呼吁建立一个没有选择性和双重标准而且透明的多边体系。尼日利亚呼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预先制定确保本组织重要性的步骤，努力对联合国系统实现有意义的改革，包括解决为政治利益滥用否决权的问题。尼日利亚仍然充分致力于全面改革本系统的

必要性，这将有助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目标和理想，在普遍性、公平和区域平衡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一个经过改革和扩大的机构，将确保非洲区域和继续被边缘化的其他区域充分参与安理会的决策，并注入急需的价值观，恢复信任，加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合法性，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作出一致决定，在《宪章》和相关决议所载国际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持久解决，我们呼吁安理会成员遵守规则，在行使否决权时做到透明和负责。

**哈泽瑙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第76/262号决议是两年内在极具挑战性的情况下提出的。安全理事会中一个拥有否决权的核武器常任理事国，对其邻国发动了一场野蛮和非法的侵略战争——该邻国以前放弃了核武库，相信它会受到国际协定和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保护，不受侵略。在那个阶段，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辩论这项决议的背景，德国是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我们感谢列支敦士登的这一举措。两年后，否决权倡议显然发挥了作用。

首先，该决议提高了安全理事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使大会能够在安全理事会因行使否决权而无法履行其主要责任时，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不仅要让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了解这种无能为力的原因，而且要让它们有机会在大会发表意见。

第二，该倡议是严格限制行使否决权这一重大问题的一部分。德国尤其完全支持法国-墨西哥的倡议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两者都旨在制止或避免暴行罪。我们呼吁其他会员国支持这些举措。

最后，安全理事会行动框架内的透明度、效率和问责制对其效力和合法性至关重要。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否决权倡议是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必要努力的一部分。

**费鲁策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们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今天以支持否决权倡议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我想补充以下几点。

过去两年的特点是使用否决权的情况重新抬头。虽然否决权源于《宪章》本身，但毫无疑问，仍有余地来以更加一致的方式应对随之而来的高度责任及其与责任制的关联。我们记得，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其中要求每当安全理事会出现投否决票的情形时，大会都要开会。该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并且有许多国家参与提案，这一情况表明该决议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价值和相关性。罗马尼亚是共同提案国之一。

我们仍然相信这一工具的价值和相关性。它作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桥梁，促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感，并突显大会的力量。我们希望，从长远来看，大会的声音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否决权倡议将成为一个道义指南，促成更加谨慎和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

归根结底，否决权倡议是一个程序工具。它无法弥补根据《宪章》宗旨和原则采取行动的政治意志或意愿缺失的情况。《宪章》条款以及现有丰富的国际法框架足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各種威胁。现在所需要的是在所有情况下对国际法规则的坚定承诺、对国际机构的更大支持、以及一个被视为采取有效与合法行动的安全理事会。

我们必须提及否决权倡议旨在补充先前的努力，例如法国和墨西哥所发起《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旨在让常任理事国自愿承诺在大规模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案件中不使用否决权的宣言——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行为守则。罗马尼亚支持这两项举措。

最后，《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这表达五个常任理事国曾经达成的共识，但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毫无疑问，否决权影响安理会应对一些最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为的能力。否决权倡议带来一个急需的创新机会，为安理会在整个国际社会面前加强问责制提供一个垫脚石。安理会再也不能无视大会堂里越来越多的声音。

**志野女士**（日本）（以英语发言）：今年是第76/262号决议，即所谓的否决权倡议通过两周年。鉴于我们在过去两年里看到一再使用否决权的情况，这一倡议作为让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负责的机制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尽管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保障者具有明确的任務，但一个可怕的事实是，一个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同时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会员国已目睹安理会未能就当今一些最关键的问题采取必要行动，这严重损害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合法性。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

否决权倡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一项追溯性措施，而且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认为，它不足以阻止否决权的使用。大多数会员国认为，至少有必要采取措施，来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否决权。法国和墨西哥所发起《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针对安全理事会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采取行动提出的行为守则，都是这方面的宝贵举措。我们敦促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毫不拖延地承诺自愿限制使用否决权，并且一旦作出承诺，就得据此加以执行。

除了五国的常任地位外，否决权是安全理事会内部现存不平衡的又一个例子。我们必须尽快改革安理会，以便它能够更好地反映当今现实，而不是80年前的现实。让我们一起这样做。

**达努蒂托女士**（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弗朗西斯主席召开今天的会议。关于使用否决权的讨论是恰当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几个月里，由于投了否决票，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紧急行动去拯救生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在这个议程项目下通过第76/262号决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否决权倡议让所有会员国得以就安理会无法达成共识的难题发表意见。但决不能就此止步。该决议本身并不是目的。事实上，这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请允许我在这方面提出三点。

首先，必须利用该决议来恢复安理会的信誉。它必须成为安理会解决有关议程项目的催化剂，它必须提供进一步的动力，以确保安理会成员，特别是那些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履行其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任务，并通过这样做，向全世界发出安理会在有效运作的明确信息。

第二，该决议必须以更为实质性的方式来改善大会对安全理事会的补充作用。我们的审议工作必须进一步增强大会的作用，不仅应当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作出贡献，而且也应当为振兴大会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欣见大会主席办公室关于这一议程项目的总结，这不仅将加强大会的机构记忆，而且是对大会振兴进程的投入，也是安全理事会解决手头问题的参照点。

第三，该决议不应也不能用来替代正在进行的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包括关于否决权问题的讨论。该决议是一个临时的自动防故障机制，而否决权尚未废除。随着我们向前迈进，否决权应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特权，应当逐步取消。

联合国工作的效能决定了多边体系总体工作的状况。必须作出极大的政治承诺，改革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机构，使其更加符合联合国的宗旨。虽然需要通过政府间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我们也需要在《未来契约》中反映出我们对改革安理会和整个多边体系的最高承诺。大会成员可

以放心，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并一贯支持对安全理事会进行调整，使其更加民主，并加强其问责制。

**塔兹布—利耶夫人**（荷兰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代表荷兰王国感谢召开本次关于使用否决权的年度辩论会。荷兰王国自豪地成为第76/262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否决权倡议。

我们赞同这一非凡倡议的倡导者列支敦士登代表以提案国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本国身份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否决权倡议是朝着加强安全理事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问责制迈出的关键一步，因为现在每当安全理事会中有人行使否决权时，大会都进行辩论。重要的是，否决权不仅仅是一种特权；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最近使用否决权的现象逐渐增加。行使否决权次数的增加和随后的大会辩论都反映出该倡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许多会员国非常积极地参与每次大会辩论，也证明了这一点。总体而言，这清楚地反映大家广泛、共同要求加强对安全理事会的问责制。

第二，否决权倡议鼓励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更多地参与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问题。虽然我们完全承认安全理事会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认为大会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否决权倡议促进了大会就和平与安全问题以及安全理事会中实行否决权之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开展讨论。这有助于加强《宪章》第四章规定大会在促进和平与安全方面非常必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赞扬主席承诺在其任期内编制一本关于大会促进和平与安全方面作用的数字手册。该数字手册将使大会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更积极地参与和平与安全相关事务。因此，该手册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最后，否决权倡议标志着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关系有了重大转变。它在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方面促成了一种更加共生和相互支持的关系。重要的是，否决权不再结束或抑制讨论；相反，现在鼓励安全



理事会和大会开展合作,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加强合作非常重要。

最后,荷兰王国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否决权倡议。大会成员也可以指望我们积极参与讨论,进一步加强安理会问责制,并加强大会-安全理事会在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合作。

**基马尼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弗朗西斯主席根据第76/262号决议,召开本次关于行使否决权问题的辩论会。

肯尼亚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以否决权倡议发起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4月11日(见A/77/PV.69),肯尼亚在大会谴责3月28日安全理事会中有人对延长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家小组的任期投反对票(见S/PV.9591)。我们注意到,由于缺乏专家小组的专门知识,会员国将难以遵守安理会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决议,从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我们记得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艰难妥协,这对联合国的形成及其采纳集体安全概念至关重要。考虑到几周前的辩论主题,我们不禁注意到,雅尔塔会议几个月后,当年8月出于愤怒,在广岛和长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而使用了原子弹。

核武器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水岭。有大量文献记载,在联合国,特别是拥有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创立之时,人们并未充分了解核武器的长期影响。例如,1950年,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1950)号和第83(1950)号决议,促成联合国对朝鲜进行了军事干预,并试图用核威胁作为一种威慑,但收效甚微。然而,这些武器的用途很快变得显而易见。冷战初期标志着核军备竞赛的开始。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必然相互摧毁的理论是一种可怕的威慑战略。

现在,安全理事会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国家。它们不遗余力地发展复杂的使用理论,以期对重大常规攻击或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进行威慑。在紧锣密鼓的冷战时期,知名战略家们向世界保证,这些武器对于全球力量平衡是必要的,我们的集体安全归功于这种力量平衡。

在许多方面,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包括安全理事会每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主要大国是否使用这些武器。难道我们必须无时不刻濒临这种悬崖吗?我们必须考虑否决权在使世界摆脱这一生存威胁的认真努力中的作用,因为它使常任理事国能够阻止可能导致切实有效裁军的行动。由此看来,否决权在核武器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有助于使每个人的生存所面临的威胁永久化。

因此,我们鼓励对否决权作为维持全球权力平衡的关键工具的持续效用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考虑到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我们必须审查否决权在防止世界大战方面的效力。此外,作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部分,对于大力试图获得否决权的会员国,应当对其在使用核武器和核裁军问题上的态度进行评估,这是不无助益的。

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常常捍卫否决权,将其说成是防止军事大国之间武装对抗的手段,但它在核时代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如果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就更容易接受法国-墨西哥的提案,该提案寻求防止行使否决权阻挠旨在处理和制止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联合国决议。

我们也坚持认为,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以及常任理事国类别中的潜在新成员都应赞同强有力的核不扩散与裁军准则,而且潜在新常任理事国目前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行为应在其争取常任席位过程中得到考虑。根据非洲联盟的提议,我们也认真考虑废除否决权,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改革,以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透明、负责任和有效。

最后,我重申,我们对成为第76/262号决议的主要提案国感到自豪。我们敦促会员国继续将此作

为探索新想法的平台,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以越来越创新和大胆的方式追究使用否决权的责任。

**弗兰萨·达内塞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弗朗西斯主席召开本次会议,这标志着被称为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已通过两年。本次会议提供一个评估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机会。根据第76/262号决议,大会就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问题举行了几次辩论会。事实证明,这种辩论会是及时和有益的。不幸的是,它们未能防止滥用否决权的情况。

否决权倡议是进一步授权大会形成并表达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问题的观点的一个步骤。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些观点应当在安理会决策过程中得到适当考虑。

虽然否决权倡议是一个受欢迎的事态发展,暴露安全理事会效力低下和职能失调的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其主要根源之一,即安理会组成不合时宜的状况。事实上,反复使用否决权是一种症状而不是原因,它清楚表明巨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致使安理会无法达成妥协,无法在重大冲突中采取行动。只要发展中国家仍然被边缘化,只要一个个区域,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非洲,在常任理事国当中没有代表性,我们就将继续看到安全理事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被削弱。因此,仅仅改革否决权并不能解决安理会瘫痪的问题或纠正其无效性;两个类别成员的增加也至关重要。这是真正重大改革的关键。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安全理事会改革应被视为更大的整体改革办法的一部分,对整个联合国系统所需变革要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看法。必须对联合国的每一个主要机构和附属机构进行检查和调整,以确保它们具备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在今年未来峰会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正在评估并确定需要转型的具体领域,以便在快速变化和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里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即使全面改革联合国也是不够的,也不能孤立地看待。全球治理的整个架构必须重新调整以适应目标。我们需要雄心壮志和政治勇气。巴西——目前也以20国集团主席国的身份——坚定地致力于这样一项改革——即加强多边体系,以满足我们时代需求的全面与公平的转型改革。我们善意但坚定地鼓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致力于这项紧迫任务。

**施瓦格女士**(新西兰)(以英语发言): 自大会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题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的第76/262号决议以来,两年已经过去了。其间,否决权倡议在根据《宪章》确保联合国各机构之间更大问责制方面显然发挥了切实作用。此外,否决权倡议使大会成员更有能力行使我们的集体政治责任,应对安全理事会原本无法解决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否决权倡议并没有结束使用否决权的情况。自该决议通过以来,在过去12个月里,发生了13次投否决票的情况,频率升高。13次太多了。投否决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数百万目前生活在战争或冲突阴影下的人民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自1945年以来,新西兰一直坚决反对否决权。我们主张永远不应使用否决权的立场没有改变。因此,虽然我们更希望不投否决票,但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否决权倡议仍然促成切实的结果。每次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安全理事会都提出一份特别报告,而且每次行使否决权的国家都来到大会解释其这样做的理由。不少会员国积极参加关于否决权倡议的辩论,这表明会员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高度重视。

面对安全理事会在许多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持续瘫痪的前景,新西兰坚信,我们必须加紧努力维护联合国的信誉。作为否决权倡议的自豪支持者,我们正与伙伴们密切合作,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首要职责方面的问责制和有效性。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列支敦士登代表今天上午所作的发言。

我们支持努力通过目前其他进程来进一步宣传否决权倡议,也支持努力让大会采取行动,例如在安全理事会未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通过相关建议和文件。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弗朗西斯主席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

美国很高兴成为2022年第76/262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并对该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感到满意。我们仍然认为,否决权倡议是让安全理事会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被赋予在安全理事会否决决议草案权利的五个联合国会员国负有特殊责任。否决权倡议让否决一项决议草案的成员有机会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解释自己的立场,也让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有机会就投否决票的情况发表意见。

美国积极参与执行第76/262号决议。2022年,美国按照该决议的要求,编写了关于使用否决权的特别报告初稿,因为该决议通过后第一次投否决票情况发生在美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美国高兴地看到,安理会一直遵循每次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编写和提交这种特别报告的做法,无论哪个会员国投了否决票。在否决权倡议指导下召开会议时,或在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期间,美国也借此机会解释其投否决票的情况。

我们认识到否决权有时是有争议的。因此,否决权倡议如此重要,可以在安全理事会行动最有争议的一个方面提高透明度并加强问责制。我们期待着继续公开和坦诚地参与解决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下午1时散会。